

生活札记

# 夏夜流萤

□王珉

那年,我在南半球的新西兰旅游,亲眼见到怀托摩萤火虫洞后,就对这种生生不息、延续后代的小生灵心生敬畏。夜色渐浓,乘船进入溶洞,墨般的幽暗染遍了形状各异的钟乳石和石笋,无数点光在夜色里闪闪烁烁,头顶似乎有梦幻的星河在盈盈流动。星河倒映水面,如“万珠映镜”,让人惊叹而被戏称为“世界第九大奇迹”的“世外桃源”。新西兰政府为保持其原始的生存环境,禁止参观者在地表30米以下的虫洞使用摄影摄像等发光设备。这份纯净、纯粹的美好,让这些平常而又弱小的生命,实现丝网交缠的荧光之美。

而在中国的朗朗月夜,萤火虫也像夜的天穹漏下的星光,在人们眼前一流一闪。我在公园散步时,想起汪曾祺曾说:“用清水把鸭蛋里面洗净,晚上捉了萤火虫来,装在蛋壳里,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罗。萤火虫在鸭蛋壳里一闪一闪地亮,好看极了!”耳畔忽传童谣:“萤火虫,挂灯笼,飞到东飞到西,一直飞到上天宫……”目光游移在深蓝的夜空和蝉鸣的枝叶间,流萤用冰蓝之光穿透浓黑夜色,不停飞舞,不停流动。

记忆里的夏夜,我喜欢和小伙伴看鬼片,却也怕“伸手不见五指”的黑夜。母亲走到哪,我就跟到哪。后来,她给我一个透明的玻璃瓶,让我捉萤火虫。萤火虫似睡眼惺忪的美人,有时霍然飞动,恰似刮起一阵小旋风,旋转一圈,又重返原地。草丛中隐匿着微微发亮的萤火虫,捉到一只就放瓶里。捉满时,光亮足以照亮前行的路。只要有萤火虫“点灯”指引,我就不怕魑魅魍魉。萤火虫腹部末端,闪烁着光亮,忽明忽灭,颤颤飞动,释放着自我的光芒,如揽星月入怀。

那年临近大学毕业,我瞅着身边同学都谋得满意的工作,而自己却被心仪的单位拒之门外,心急如焚。苦闷徘徊校园时,一盏“小灯”在我身边绕来绕去,不一会儿,萤火虫越来越多,成群的流萤忽明忽暗,像是圣诞树上装饰的彩灯,又像银河里“眨眼”的星星,此起彼伏地包围着我,再现“火树银花不夜天”的璀璨壮美。绿晶晶的萤光,闪耀在黄褐色的腹尾,柔柔地托着一盏“小灯”,幽渺情韵古典而温馨。作家迟子建说:“我坐在竹林里,坐在月光飞舞、萤火虫萦绕的竹林里,没有了人语,没有了房

屋的灯火,看不见炊烟,重返自然的亲切感多么让人留恋。”流萤提着吉祥的灯笼,寻寻觅觅,美妙光影把深邃的夜色点缀得极富想象力。

萤火虫像穿越夜空的神明,照亮那时迷惘的我。如此幼小的生命,尚能做到以点滴之光穿透黑暗,而我一个毕业生,却不及它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勇气,实感有愧。凝视飞翔的光点,划过寂寥的天空,幽幽碧光,给我以希望。我回味起“囊萤映雪”的典故:晋车胤家贫,夏夜练囊盛萤,用来照明读书。古往今来,先贤闪耀,一代一代地走了,萤火虫却没有泯灭。它虽然只有五天生命,但体内蓄积着亿万年的光,摆脱城市喧嚣和灯火,心无旁骛地在暗夜流光。

“昼长吟罢蝉鸣树,夜深烬落萤入帏。”在萤火虫的照亮下,我从低谷走出,考上当地广播电视集团。回想当年,人的一世何尝不像萤火虫,时而发光,时而晦暗,需要永葆萤火虫发光的姿态,才是人生的格局。

诗韵潮声

## 乡村记忆

(组诗三首)

□吴振文

### 芡实花开

清晨的露珠  
还在荷叶上打转  
池塘边的芡实花  
悄然舒展  
粉白的花瓣  
羞答答地低垂着  
眉眼层层叠叠  
裹着含蓄,藏着温婉

没有玫瑰的绚烂  
没有牡丹的惊艳  
偶尔与相邻的水草缠绵  
还有调皮的掠过水面的水鸟  
共同酿成一章醉人的诗篇  
真正的美好无需喧哗  
待到秋天  
会遇见那份真知灼见

### 女赤脚医生

一个朱红的药箱  
铜锁扣被岁月磨出冷冽的光  
一顶米白色的草帽  
悬挂在门廊  
早已浸满时光  
泛黄的白大褂上  
绣着泥点,裹着紫花地丁的暗香  
发辫上栖息着蝴蝶  
每一次晃动  
都抖落如花的笑靥与善良

子夜的暴风雨  
撕裂苍穹的闪光  
为她导航  
村头的小狗  
欢快地摇尾  
为她领路  
趟小径,绕池塘  
第一时间救死扶伤  
村民夸,她是女华佗  
童谣唱,她是一味灵丹妙药

### 乡村理发师

一把推剪  
游走岁月的梯田  
一把木梳  
梳理生活的纹路  
一块围布  
兜住生长的琐碎和烦絮  
乡村理发师  
踩着晨昏  
丈量村庄每一寸等候

站桩,平顶  
掏耳,刮胡  
推剪与梳子默契共舞  
推去鬓角的时光荒芜  
老式的收音机  
哼着陈年的老曲  
氤氲成最时尚的乡村疗愈  
理发师把乡村岁月的沉淀  
修剪得漂漂亮亮

## 太阳雨

□李季

如果来看我  
请选择这样一个日子  
东边艳阳高照  
西边细雨霏霏  
一朵花湿了一半  
一声鸟鸣半忧半喜  
那无心插的柳早已成荫  
那有心结的果依然苦涩  
我木窗半开,木门半掩  
一盏酒正好喝到一半

如果来看我  
请在这人生的中途  
前半生仍有迹可循  
后半生尚无枝可依  
阳光穿透雨帘  
如你的目光穿透  
所有的日子

经纬行吟

曾几何时,原先干涸荒芜、杂草丛生的小水沟,一个华丽转身,变成水清鱼跃、蜿蜒伸展的清水溪。那涓涓细流欢快前行,像小家碧玉在慢慢地舒展自己的身姿。

我喜欢用脚步丈量溪边的小路。清晨,我爱看水面上白色和紫色的睡莲;雨天,雨丝轻吻小溪,画出无数的同心圆,偶尔看见女孩撑着一把红伞独自在溪径,玉兰与烟柳相伴,便是一幅让人难忘的水墨写生!月朗星稀的夜晚,要不是嫦娥的疏漏,没尽心遮拦住这思凡的玉兔,她怎么会这么不小心掉落到这美丽的晶禾溪,给小家碧玉带去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?

晶禾溪是一条名不见经传的小溪,全长不到200米。每逢节假日,溪边用大石块垒砌的高数米的“花果山”上,爬满了嬉戏打闹的孩子。孩子们在山上、洞口间垂钓打捞,欢欣雀跃。这里是孩子们的乐园,也是青年男女打卡的好地方!

别小瞧这不起眼的晶禾溪,她像一个神奇的宝袋,里面收藏着鲜为人知的文化沉淀和老人们的珍贵记忆。如今她正以全新的方式,为地方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。

三桥跨溪是晶禾溪的独特风景。福、禄、寿三桥把溪水隔成四片由高及低的阶梯式水域,按下“花果山”瀑布的按钮,一条条水链从天而降,细流轻触石壁,溅起晶莹点点。溪流潺潺,水波粼粼。水流轻轻抚过乱石,带走了喧嚣,留住了宁静。真是一曲溪流一首诗,沉醉其中不知还。

东面的福桥桥面是一只手心向上的如来佛手,拇指、食指与另外三指托住桥面。

禄桥位于晶禾溪的中部,由一对巨大的金蟾双口共衔一枚硕大金币把桥面托起。细心观察,北面的金蟾口衔金币稳如泰山,南面的金蟾口衔金币却一腿叉开,寓意招财进宝要取之有道。

西面的寿桥,又称官桥,桥面为中空寿棺造型,以棺(官)谐音暗喻见寿长寿、过桥晋升。官桥还暗藏了一只眼睛,代表监督的百姓。正所谓当官不为民做主,不如回家卖红薯!

水,是晶禾溪的灵魂。小区的管理者无意间在地下车库发现了一个流淌不息的泉眼,他们冒着酷暑,清淤固岸,引泉入溪。溪流潺潺,绕过青石,越过三桥,以它独有的节奏演奏着自然的乐章。那声音,时而清脆悦耳,如孩童的欢笑;时而低沉婉转,似老者的低吟。水面上偶尔漂过的几片落叶,也似乎被这清音所感染,悠悠地打着旋儿,最终归于平静。柳树低垂的枝条,轻轻拂过水面。徜徉水畔畔径,淡淡晨霭逐渐消散,东边的一轮红日正在冉冉升起!

晶禾溪之美,不在其喧嚣,而在其静默。黄昏时分,落日熔金,将溪水染作金黄。水面微澜,只偶尔有小鱼儿跃出,荡开一圈圈涟漪,旋即又归于平静。夕阳将孩子的身影拉得很长,与水中倒影连成一线。新柳将辫子探入水中,仿佛要捞取沉淀的夕阳。

古人云:“流水之声,可以养耳;青禾绿草,可以养目;观书择理,可以养心。”

被唤醒的晶禾溪,夏蝉阵阵,睡莲送香;明月当空,一泻千里。天上的月亮向您微笑,溪中的月亮向您招手。那些被岁月揉碎的情绪,都藏在这抹朦胧的月光里。

来吧!到晶禾溪走走看看。脚步带着体温,在溪水间徜徉;心里怀揣善意,去放飞梦想。那远去的时光背影,也仿佛在慢慢转身。晶禾溪,这名不见经传的小家碧玉,一定会让你打卡忘归!

阡陌流年

# 去东关看火车

□刘德俊/文



滁州老火车站  
王绪岩摄



1967年暑假,我第二次来滁州,母亲住在大哥处,她已转为随军家属,主要是带孙子,让大哥大嫂全身心投入工作。我是初中二年级学生,姐姐已初中毕业,我们来看望母亲,是亲情所在,但增加了大哥大嫂的经济负担。

我到军分区看母亲时,是个十几岁的大男孩。家乡无为虽是鱼米之乡,但交通很不方便,出门都是水路,来滁县坐了趟火车,总是想着去火车站看火车。

一天下午,我和母亲说好了,扛着大侄子去火车站看火车。我出了军分区大门,往左拐,经四中、县人民银行,上东关大街(遵阳街),过铁路洋桥,走几步上坡路,就到了火车站。

我不坐火车,就没有进火车站候车室,在火车轨道的栅栏外,扛着我的大侄子,看来来往往的火车,来一辆就一辆。绿皮客运火车短一点,一般十几节,呼啦一下就过去了。货运火车长一点,二三十节不等,有的货车车厢不拉货,老长老长的,最多能数到近百个货箱。有时火车错车,就数不过来了,时常听到“哐当哐当”的声音,那是火车头和车厢接头的碰撞声。看了个把小时,有点累了,扛

着我的大侄子打道回府。

东关不是主街,但那时很热闹。火车站在铁路东边,长途汽车站在铁路西边,来来往往的旅客,都从东关进出城,旅店、饭店、卖小吃的、打家具的、编竹器的、修钟表,在遵阳街都能碰到。类似城墙砖大小的麻石,铺成不是很平坦的街道,两边大部分是平房,也有一楼一底的两层楼房,楼下是店铺,楼上是住户。

除了去东关看火车,我也经常扛着侄子到街上转转。出军分区大门右拐,走到张家巷,往南就是当时的一条主街,也是类似城墙砖大小的麻石铺成的街道,大约五六米宽,街右边经过银行宿舍、百货商店,到东大街的十字路口,左边是食品公司的门市,凭票在门市可以买到肉禽蛋。特别是早上,居民拿着票排队选购,是个很吃香的地方。再往南是人民电影院、新华书店等。左边往文德桥方向是琅琊剧场。再往南,过南大桥、三八巷、人民饭店、搬运站、鼓楼医院门诊部,一条土路往南,两边都是农田,已是滁县的郊区。主街不长,一公里左右,逛一趟街不是很累。这就是我当时的印象。

# 打卡晶禾溪

□江文林

